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

集部四十三

總集類五

御選古文淵鑒六十四卷

康熙二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御選內閣學士徐乾學等奉

勅編注所錄上起春秋左傳下迄於宋用眞德秀文章正

宗例而

睿鑒精深別裁至當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訓詁各有箋

釋用李善注文選例而考證明確詳略得宜不同善之煩碎每篇各有評點用樓昉古文標註例而批導竅要闡發精微不同昉之簡略備載前人評語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羅賅備去取謹嚴不同霆震之蕪雜諸臣附論各列其名用五臣註文選例而夙承

聖訓語見根源不同五臣之疎陋至於甲乙品題

親揮奎藻別百家之工拙窮三準之精微則自有總集以來歷代帝王未聞斯著無可援以爲例者葢

聖人之心無不通
聖人之道無不備非惟
功隆
德盛上軼唐虞節
乙覽之餘
品題文藉亦詞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也雖帝堯之煥乎
文章何以加哉
御定歷代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補遺
二十二卷

康熙四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賦雖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即與詩別體自漢迄宋文質遞變格律日新元祝堯作古賦辨體於源流正變言之詳矣至於歷代鴻篇則不能備載明人作賦苑近人作賦格均千百之中錄存十一未能賅備無遺也是編所錄上起周末下訖明季以有關於經濟學問者爲正集分三十類計三千四十二篇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幽人放言任達者別爲外集分八類計四百二十

三篇旁及佚文墜簡片語單詞見於諸書所引者碎璧零璣亦多資考證裒爲逸句二卷計一百一十七篇又書成之後補遺三百六十九篇散附逸句五十篇二千餘年體物之作散在藝林者耳目所及亦約畧備焉揚雄有言能讀千賦則善賦是編且四倍之學者沿波得奇於以黼黻太平潤色鴻業亦足和聲鳴盛矣

御定全唐詩九百卷

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詩莫備於唐然自北宋以來但有選錄之總集而無輯一代之詩共為一集者明海鹽胡震亨唐音統籤始蒐羅成帙粗見規模然尚多所舛漏是編稟承
聖訓以震亨書為藁本而益以
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採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凡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冠以帝王后妃次以樂章樂府殿以聯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國仙神鬼怪諧謔及諸

雜體其餘皆以作者先後爲次而以補遺六卷詞十二卷別綴於末網羅賅備細大不遺然如冊府元龜所載唐高祖賜秦王詩則考訂其僞托又舊以六朝人誤作唐人者如陳昭儀沈氏衛敬瑜妻之類以六朝人訛其姓名誤爲唐人者如楊慎卽陳陽愼沈烟卽陳沈炯之類以六朝詩誤入唐詩者如吳均妾安所居劉孝勝武陵深行誤作曹鄴薛道衡昔昔鹽誤作劉長卿之類唐詩之誤以詩題爲姓名者如上官儀高密公主輓詞作高密詩

王維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作慕容承詩之類亦並釐正唐音統籤收道家章咒釋氏偈頌多至二十八卷本非詩歌之體傷於冗雜者咸爲删削義例乃極謹嚴至於字句之異同篇章之互見根據諸本一一校注尤爲周密得此一編而唐詩之源流正變始末釐然自有總集以來更無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六卷

康熙四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自藝文類聚初學記始以詠物之詩分隸各類後宋綬蒲積中有歲時雜詠專收節序之篇陳景沂有全芳備祖惟採草木之什未有薈合遺篇包括歷代分門列目共爲一總集者明華亭張之象始有古詩類苑唐詩類苑兩集然亦多以人事分編不專於詠物其全輯詠物之詩者實始自是編所錄上起古初下訖明代凡四百八十六類又附見者四十九類諸體咸備庶彙畢陳洋洋乎詞苑之大觀也夫鳥獸草木學詩者資其多識

孔門之訓也郭璞作山海經贊戴凱之作竹譜宋祁作益部方物畧記並以韻語敘物產豈非以諧諸聲律易於記誦歟學者坐諷一編而周知萬品是以摛文而兼博物之功也至於借題以託比興美刺法戒繼軌風人又不止爾雅之注目以起興美刺法戒繼軌風人又不止爾雅之注蟲魚矣知

聖人隨事寓教者深也原本未標卷第惟分六十四冊篇頁稍繁今依類分析編為四百八十六卷

御定題畫詩一百二十卷

康熙四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裒合題畫之詩共為一集者始於宋之孫紹遠然書止八卷所錄僅唐宋之作未為賅備所分二十六門義例亦未能盡協自是以來論書畫者如無名氏之鐵網珊瑚案鐵網珊瑚舊誤稱朱存理作今已訂正語詳本條之下郁逢慶之書畫題跋記張丑之清河書畫舫眞蹟日錄汪砢玉之珊瑚網孫承澤之庚子銷夏記高士奇之江邨銷夏錄卞永譽之書畫彙考

所錄皆題跋爲多詩句僅附見其一二即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與此書同時並纂亦不立題詠一門

臣等竊以管蠡之見窺測

高深或以古人題畫者多題書者少卷帙既慮偏枯又書

畫譜爲卷一百而此書篇什繁富爲卷一百二十

如併爲一編則末大於本亦未協體例是以

分命廷臣各爲編校[illegible]集中所錄凡詩八千九百六十二

首分爲三十門如樹石別於山水名勝亦別於山

水古蹟別於名勝古像別於寫真漁樵耕織牧養

別於閒適蘭竹禾麥蔬果別於花卉配隸具有條
理末爲人事雜題二類包舉亦爲簡括較諸孫氏
舊編實博而有要披覽之餘覺名物典故有資考
證鴻篇巨製有益文章即山川景物開卷如逢魚
鳥留連烟雲供養亦足以悅性怡情及恭讀
御製序文則謂不逾几席而得流觀山川險易之形近在
目前而可考鏡往代留遺之蹟以至農耕蠶織恐必
具雞犬桑麻宛然如睹庶幾與昔人豳風無逸之圖有
互相發明者焉益知

聖人之心即物寓道所見者大又不徒作藝事觀焉

御定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

康熙四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右庶子張豫章等奉

勅編次凡宋詩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詩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詩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詩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代之前各詳敘作者之爵里其詩則首

帝製次四言次樂府歌行次古體次律詩次絕句

次六言次雜言以體分編唐詩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初學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楊億等倡西崑體流布一時歐陽修梅堯臣始變舊格蘇軾黄庭堅益出新意宋詩於時爲極盛南渡以後擊壤集一派參錯並行遷流至於四靈江湖二派遂弊極而不復焉金人奄有中原故詩格多沿元祐迨其末造國運與宋同衰詩道乃較宋爲獨盛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詩曰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

品未便吳儂得錦袍誠非虛語有元一代作者雲興虞楊范揭以下指不勝屈而末葉爭趨綺麗乃類小詞楊維楨負其才氣破崖岸而爲之風氣一新然訖不能返諸古也明詩總雜門戶多岐約而論之高啓諸人爲極盛洪熙宣德以後體參臺閣風雅漸微李東陽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陽已崛起與爭詩體遂變後再變而公安三變而竟陵淫哇競作明祚遂終大抵四朝各有其盛衰其作者亦互有長短而七百餘年之中著作浩繁雖博識通

儒亦無從徧觀遺集至於澄汰沙礫披檢精英合
四朝而爲一巨帙勢更有所不能矣我
國家稽古右文石渠天祿之藏既逾前代我
聖祖仁皇帝游心風雅典學維勤
乙覽之餘咸無遺照用能別裁得失勒著鴻編非惟四朝
作者得
睿鑒而表章卽讀者沿波以得奇於詩家正變源流亦一
一識其門徑
聖人之嘉惠儒林者寧淺尠歟

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

康熙五十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宋自南渡以後議論多而事功少道學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獻實併入於金特卄人質樸性不近名不似江左勝流動刊梨棗迨汝南板蕩散佚遂多元好問撰中州集掇拾畸零得詩一千九百八十餘首作者二百四十餘人併樂府釐爲十一卷每人各以小傳述其軼事頗爲詳悉然好問之意在於借詩以存史故於詩不甚求全所錄

未能賅備郭元釪因取好問原本重爲葺綴所增之詩視舊加倍所增之人視舊三倍仍存好問之小傳而取劉祁歸潛志以拾其遺別題曰補又雜取金史及諸家文集說部以備考核別題曰附元釪有所論說亦附見焉金源一代之歌詠彬彬乎備矣書成奏

進仰蒙

聖祖仁皇帝製序刊行伏讀

序文知是編薈粹排纂貫經

御筆而目錄之首猶題臣郭元釪補緝一條
大聖人善與人同一長必錄之
盛心尤足以昭示千古也
御選唐詩三十二卷附錄三卷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其註釋則
命諸臣編錄而取斷於
睿裁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
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

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
令狐楚尚富贍御覽詩所錄皆富贍方回尚生拗
瀛奎律髓所錄即多生拗之篇元好問尚高華唐
詩鼓吹所錄即多高華之製蓋求詩於唐如求材
於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
肖其人之學識自明以來詩派屢變論唐詩者亦
屢變大抵各持偏見未協中聲惟我
聖祖仁皇帝學邁百王理研四始
奎章宏富足以陶鑄三唐故辨別瑕瑜如居高視下坐照

纖微既

命編全唐詩九百卷以窮其源流復

親標甲乙撰錄此編以正其軌範博收約取漉液鎔精譬

諸古詩三千本里閭謠唱一經尼山之刪定遂列

諸六籍與日月齊懸矣詩中註釋每名氏之下詳

其爵里以爲論世之資每句之下各徵所用故實

與其名物訓詁一如李善註文選之例至於作者

之意則使人涵泳而自得尤足砭自宋以來說唐

詩者穿鑿附會之失焉

御定千叟宴詩四卷

康熙六十一年奉

勅編欽惟

聖祖仁皇帝昌運膺圖

冲齡踐祚削平三蘖砥屬四瀛

聖德懋其緝熙

神功昭乎啓佑用能欽崇永保無逸延年

壽考康强符薄海無疆之祝而

深仁厚澤涵育龐洪㖒㖒春祺桐生茂豫所謂

皇建其有極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驗以箕疇允符古義是以平格之瑞翊運者咸登淳固之氣飲和者靡
算鮐背黃髮駢聯相屬既
俯允臣民之請肇舉
萬壽盛典驩心普洽陬澨嵩呼業已恭勒鴻編昭垂弈禩
復
詔舉高年宏開嘉讌申
延洪之慶表仁壽之徵酒醴笙簧賡歌颺拜彬彬焉郁郁焉自攝提合雒以來未有如斯之盛也爰

命裒集詩篇通爲一集首以
聖製與伊耆神人暢曲賡代齊光繼以羣臣和章與周京
天保諸什雅音接響其餘諸作亦與豳風稱觥之
文堯民擊壤之詠後先一軌焉伏而讀之如華鯨
奏威鳳儀鏗震耀八音會而五色彰也
化國之日舒以長
盛世之音安以樂具見於斯允宜襲琅函而貯石渠
矣
御選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乾隆三年

御定明茅坤嘗取韓柳歐蘇曾王之文編唐宋八家文鈔

國朝儲欣增李翺孫樵為十家

皇上以欣所去取尚未盡協所評論亦或未允乃指授儒臣定為此集其文有經

聖祖仁皇帝御評者以黃色恭書篇首

皇上御評則朱書篇後至前人評跋有所發明及姓名事蹟有資考證者亦各以紫色綠色分系於末考

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
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
深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
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爲程試計可知也茅坤
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議
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爲八比者
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
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
溯古文爲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爲八比設則

非古文之正脉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於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儲欣之評八家適類於是得我

皇上表章古學示所折衷

乙覽之餘

親為甄擇其上者足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

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至於
品題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變奥蓋唐宋
之文以十家標其宗十家之文經
睿裁而括其要矣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仰測
聖人之衡鑒哉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
乾隆十五年
御定凡唐詩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韓愈宋
詩二家曰蘇軾曰陸游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

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亦惟兩代之詩最爲總雜於其中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爲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爲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國風二雅而性情真摯亦爲唐人第一自是以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恣而不詭於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衆長至於北宋之詩蘇黄並鶩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杜韓之間既錄杜韓可無庸復見石湖集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

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自當存陸而删范
權衡至當洵千古之定評矣考
國朝諸家選本惟王士禛書最爲學者所傳其古詩
選五言不錄杜甫白居易韓愈蘇軾陸游七言不
錄白居易已自爲一家之言至唐賢三昧集非惟
白居易韓愈皆所不載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
蓋明詩摹擬之弊極於太倉歷城纖佻之弊極於
公安竟陵物窮則變故
國初多以宋詩爲宗宋詩又弊士禛乃持嚴羽餘論

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於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羣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烟霞洎乎崎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别為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為鈍根士禎又不究興觀羣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論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謂歟兹逢我

皇上聖學高深精研六義以孔門刪定之旨品評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識風雅之正軌臣等循環雒誦實深爲詩教幸不但爲六家幸也

皇淸文穎一百二十四卷

康熙中

聖祖仁皇帝詔大學士陳廷敬編錄未竟

世宗憲皇帝復

詔續輯以卷帙浩博亦未卽蕆功我

皇上申命廷臣乃斷自乾隆甲子以前排纂成帙冠以

列聖宸章

皇上御製二十四卷次為諸臣之作一百卷伏考總集之興遠從西晉其以當代帝王詔輯當代之文者不少槪見今世所傳惟唐令狐楚御覽詩奉憲宗之命宋呂祖謙文鑑奉孝宗之命爾然楚所錄者佳篇多所漏畧祖謙所錄者衆論頗有異同固由時代太近別擇為難亦由其時為之君者不足以折衷羣言故或獨任一人之偏見或莫決衆口之交譁也我

國家
定鼎之初人心返樸已盡變前朝纖仄之體故順治以來
渾渾噩噩皆
開國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經術昌明士大夫
文采風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沉博絶麗馳驟古
人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聲鳴盛作者率舂
容大雅渢渢乎治世之音我
皇上御極之初闢舉詞科人文蔚起治經者多以考證
之功研求古義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學抒發鴻

裁佩實銜華迄今尚烝烝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
凌轢古人又恭逢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並
聰明天亶
制作日新我
皇上復游心藻府煥著
堯文足以陶鑄羣才權衡衆藝譬諸伏羲端策而演卦

則識緯小術不敢倭其談虞舜拊石而鳴韶則絃

管繁聲不敢奏於側故司事之臣其難其愼幾三

十載而後能排纂奏

御上請

睿裁迄今披檢鴻篇仰見

國家文治之盛與

皇上聖鑒之明均軼千古俯視令狐楚呂祖謙書不猶

日月之於爝火哉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

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奉

勅編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文曰啓

禎文而

國朝文別爲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隲於後卷首

恭載

諭旨次爲苞奏摺又次爲凡例八則亦苞所述以發明

持擇之指蓋經義始於宋宋文鑑中所載張才叔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卽當時程試之作也元

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

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為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為極盛隆萬以機法為貴漸趨佻巧至於啓禎警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間於是啓橫議之風長傾詖之習文體盭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我

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

列聖相承又皆諄諄以士習文風勤頒
誥誡我
皇上復申明清眞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
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
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
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嚮之指歸
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
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今悉斥不錄惟恭錄是
編以爲士林之標準原本不分卷第今約其篇帙

分爲四十一卷焉

欽定千叟宴詩三十六卷

乾隆五十五年奉

勅編洪惟我

皇上斟元陳極體乾行健會歸有極德合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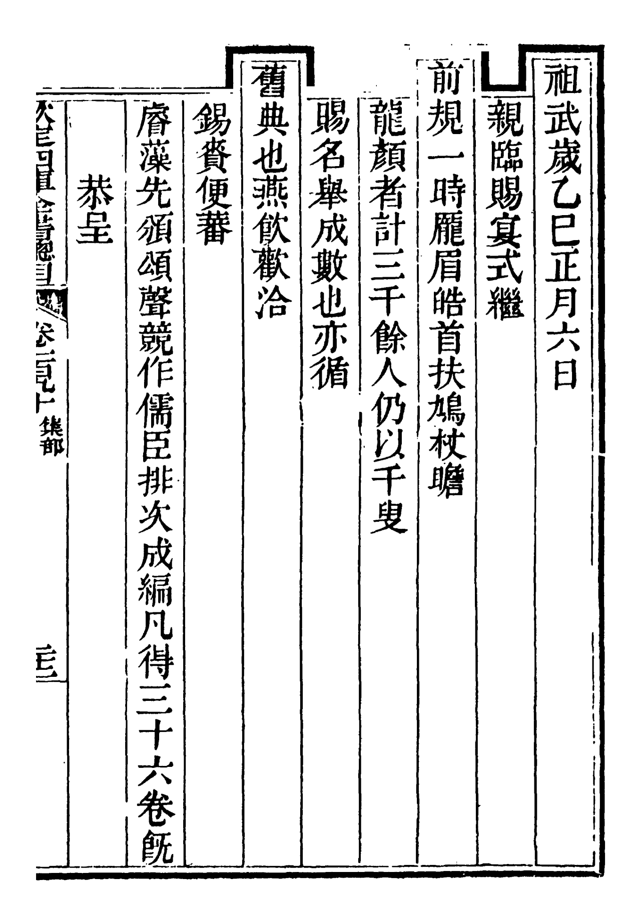
曼壽延洪固預卜億萬斯年

康彊逢吉而品彙含生得沐

盛朝之涵育亦專與盛長百昌蕃秀熙熙然弗異華胥

在

廷紱佩既多符君奭之銘卽蔀屋茅簷歲以百齡蒙
賜者春官之籍亦縷指不能殫數豈但東都耆舊僅有
潞公晉邑老人惟傳絳縣而已哉斯誠太平至治
之徵也昔我
聖祖仁皇帝以海甸承平咸登仁壽曾以康熙壬寅
詔開嘉宴以千叟爲名我
皇上揚
烈覲
光克繩



祖武歲乙巳正月六日

親臨賜宴式繼

前規一時厖眉皓首扶鳩杖瞻

龍顏者計三千餘人仍以千叟

賜名舉成數也亦循

舊典也燕飲歡洽

錫賚便蕃

睿藻先須頌聲競作儒臣排次成編凡得三十六卷既

恭呈

御覽剞劂

頒行謹恭錄入四庫全書以昭

人道化成之盛美夫草木滋榮根柢盤深人知草木之

滋生不知天之功也川嶽流峙亘古貞固人知川

嶽之流峙不知天之力也然則四海恬熙高年耆

耇非臣民之自能壽惟

皇上之深仁厚澤培養而致此壽此臣等所以拜手稽

首爲

聖人頌也抑

德侔天地者

壽亦必符於天地臣等能勿拜手稽首爲

聖人祝哉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編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宗羲於康熙乙卯以前嘗選明文案二百卷旣復得崑山徐氏所藏明人文集因更輯成是編分體二十有八每體之中又各爲子目賦之目至十有六書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記之目至十有七傳

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類殊爲繁碎
又頗錯互不倫如議已別立一門而奏疏內復出
此體旣立諸體文一門而却巧瘗筆放雀諸篇復
別爲一類而止目爲文尤爲無謂他若書序傳記
諸門或析學校書院爲二或敘文苑於儒林之上
或列論文論詩於講學議禮議樂論史之前編次
糅雜頗爲後人所譏考閻若璩潛邱劄記辨此書
體例謂必非黃先生所編乃其子主一所爲若璩
常遊宗羲之門其說當爲可據蓋晚年未定之本

也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爲沿襲剽竊之學逮嘉隆以後其弊益甚宗羲之意在於掃除摹擬空所倚傍以情至爲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雖遊戲小說家言亦爲兼收並採不免失之泛濫然其蒐羅極富所閱明人集幾至二千餘家如桑悅南都北都二賦朱彛尊著日下舊聞時搜討未見而宗羲得之以冠茲選其他散失零落賴此以傳者尙復不少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者當必以是編爲極

備矣其書卷帙繁重傳鈔者希此本猶其原葉四百八十一及八十二卷內文十二篇有錄無書無可核補今亦並仍之云

唐賢三昧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懽錄已著錄初士禛少年嘗與其兄士祿撰神韻集見所作居易錄中然其書爲人改竄已非其舊故晚定此編皆錄盛唐之作名曰三昧取佛經自在義也詩自太倉歴下以雄渾博麗爲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

爲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所作談龍錄排詆是書不遺餘力其論雖非無見然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今仍並錄存之以除門戸之見又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趙執信書詆此集所錄如張旭四絶句本宋蔡襄詩而誤

收又詆其祖詠詩誤以京水為涇水孟浩然詩誤以涔陽為潯陽王維詩誤以御亭為卸亭蔡洲為蔡州高適燕歌行誤以渝關為榆關全不講於地理之學引据精詳皆切中其病然士禎自品詩格原不精於考証若璩所云不必為是集諱亦不必為是集病也

二家詩選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禎删錄明徐禎卿高叔嗣二人詩也明自宏治以迄嘉靖前後七子軌範畧同惟禎卿叔嗣

雖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於聲華馳逐之外其人品本高其詩上規陶謝下摹韋柳清微婉約寄託遥深於七子爲別調越一二百年李何爲衆口所攻而二人則物無異議王世懋之所論其言竟果驗焉語詳蘇門集條下豈非務外飾者所得淺具內心者所造深乎士禎之詩實沿其派故合二人所作簡其菁華編爲此集禎卿詩多取廸功集其少年之作見於外集別集者十不存一叔嗣惟取其五言詩其七言則闕焉取所長而棄所短二人佳什亦

約畧備於是矣

唐人萬首絶句選七卷　内府藏本

國朝王士禎編洪邁唐人萬首絶句務求盈數踳駁至多宋倉部郎中福清林淸之眞父鈔取其佳者得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千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勒爲四卷名曰唐絶句選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葢十分之中汰其八分有奇然其書不傳無由知其善否士禎此編删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更十分而取其一矣其書成

於康熙戊子距士禎之没僅三年最爲晚出又當
田居閒暇之時得以從容校理故較他選爲精審
然其序謂以當唐樂府則不盡然樂府主聲不主
詞其采詩入樂亦不專取絶句士禎此書實選詞
而非選聲無庸務爲高論也

明詩綜一百卷通行本

國朝朱彝尊編彝尊有經義考已著録明之詩派始
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朴一洗元季之綺
靡作者各抒所長無門户異同之見永樂以迄宏

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舂容和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龍王世貞等奮發於後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天下響應文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生厭故趨新別開蹊徑萬歷以後公安倡纖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幺弦側調嘈囋爭鳴佻巧蕩乎人心哀思關乎國運而明社亦於是乎

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遂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至錢謙益列朝詩集出以記醜言僞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顚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彝尊因衆情之弗協乃編纂此書以糾其謬每人皆畧敘始末不橫牽他事巧肆譏彈里貫之下各備載諸家評論而以所作靜志居詩話分附於後雖隆萬以後所收未免稍繁然世遠者篇章易佚時近者部帙多存當亦隨所見聞不盡出

於標榜其所評品亦頗持平於舊人私愛之談往往多所匡正六七十年以來謙益之書久已澌滅無遺而彝尊此編獨為詩家所傳誦亦人心彝秉之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宋詩鈔一百六卷內府藏本

國朝吳之振編之振有黃葉村莊詩集已著錄是編以宋詩選本叢雜因蒐羅遺集共得百家其本無專集及有集而所選不滿五首者皆不錄每集之首繫以小傳畧如元好問中州集例而品評考証

其文加詳蓋明季詩派最爲蕪雜其初厭太倉歷下之剽襲一變而趨清新其繼又厭公安竟陵之佻巧一變而趨眞樸故

國初諸家頗以出入宋詩矯鈎棘塗飾之弊之振是選即成於是時以其人自爲集故甫刊一帙即摹印行世所傳之本往往多寡不同此本有錄無書者尚有劉弇鄧肅黄幹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馮時行岳珂嚴羽裘萬頃謝枋得呂定鄭思肖王柏葛長庚朱淑眞十六家蓋刊刷未竣故竟無完帙

也近時曹廷棟病其未備因又有宋人百家詩存之刻以補其闕皆之振所未錄然之振於遺集散佚之餘搜意蒐羅使學者得見兩宋詩人之崖畧不可謂之無功與廷棟之書互相補苴相輔而行固未可偏廢其一矣

宋元詩會一百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焯編焯字默公桐城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兵部主事是編裒輯宋元諸詩自云散錄零抄或得諸山水圖經或得諸厓碑摩搨以及市坊村塾道

院禪宮敝簏殘蹶窮極蒐求積累歲時成茲巨帙凡九百餘家每家名氏之後倣元好問中州集例詳其里居出處正史之外旁取志乘稗說以補訂闕漏其用心可謂勤矣王士禛香祖筆記載甲子祭告南海時歲杪抵桐城焯攜是編相商縱觀竟日而不言其書之可否今觀其書不載諸詩之出處猶明人著書舊格其間網羅既富亦不免於疏漏蕪雜然宋元遺集迄今多已無傳焯能蒐輯散佚存什一於千百披沙簡金往往見寶亦未嘗不

多資考據也

粵西詩載二十五卷粵西文載七十五卷附粵西叢載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森編森字晉賢桐鄉人休寧籍官桂林府通判森在粵西以輿志佚畧殊甚考据難資因取歷代詩文有關斯地者詳搜博採記錄成帙歸田後復借朱彝尊家藏書薈萃訂補共成詩載二十四卷附詞一卷文載七十五卷又以軼聞瑣語可載於詩文者更輯爲叢載三十卷其中如餘謝朓詩

誤爲晉人又唐鄭愚蔡京授嶺南節度使二制本
文苑英華所引玉堂遺範之文初無撰人姓名乃
訛玉堂爲王堂頗有舛誤其志傳二門多採黃佐
蘇濬之通志亦殊挂漏然其體例明整所錄碑版
題咏多採諸金石遺刻如宋何麟曾元曹師孔魯
師道石天岳諸作皆志乘所未備其文載中所分
山川城郭官署學校書院宮室橋梁祠廟軍功平
蠻諸子目皆取其有關政體者故於形勢扼塞控
置得失興廢利弊諸大端紀錄尤詳以視全蜀藝

文志雖博贍不及而體要殆爲勝之至叢載所分二十目雖頗近冗碎而遺文軼事多裨見聞亦足以資考證固未可以近於說部廢之焉

元詩選一百一十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顧嗣立編嗣立有溫飛卿詩註已著錄是選凡三集每集之中又以十干分爲十集而所謂癸集實有錄無書故皆止於九集葢其例以甲集至壬集分編有集之人以癸集總收零章斷什不成卷帙之作其事浩繁故欲爲之而未成也所錄自帝

王別爲卷首外初集凡元好問以下一百家二集所錄凡段克已兄弟以下一百家三集所錄凡麻革以下一百家每人下各存原集之名前列小傳兼品其詩雖去取不必盡當而網羅浩博一一採自本書具見崖畧非他家選本餖飣綴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爲巨觀矣嗣立稱所見元人之集約四百餘家方今

詔採遺書海內秘藏大都輻輳中間爲嗣立所未見者固指不勝屈而嗣立所見今不著錄者亦往往而

有益相距五六十年隱者或顯而存者亦或偶佚殘膏賸馥轉賴是集以傳正未可以不備爲嫌也

全唐詩錄一百卷編修徐天柱家藏本

國朝徐倬編倬有蘋村類稿已著錄是編以唐詩卷帙浩繁乃採擷菁華輯爲一集每人各附小傳又間附詩話詩評以備考證康熙丙戌恭逢

聖祖仁皇帝聖駕南巡倬繕錄進

呈得

旨嘉獎

特由侍讀擢禮部侍郎以旌好學併
御製序文
賜帑金刊板儒臣榮遇至今傳焉謹案
御定全唐詩用胡震亨統籤之例或分體或不分體各因
諸家原集以存其舊俾是編惟仙鬼之詩仍不分
體餘皆以古體近體分編全唐詩以上官昭容宋
若昭姊妹列帝后之後俾則以長孫皇后徐賢妃
江采蘋附於帝王而以上官昭容等別入宮闈又
聯句隨人類附不另爲門韓愈效玉川子月蝕詩

不入愈本集而附於盧仝詩下香山九老詩不入自列名而附於白居易詩下體例與全唐詩亦殊蓋全唐詩編纂成書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倬是書則先一年成雖以全唐詩錄爲名實尚未見頒行之本故編次稍有異同云

甬上耆舊詩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文學編其傳則李鄴嗣作也文學有疏稿鄴嗣有杲堂文鈔俱已著錄輯明州詩文者宋有鄞江集今已失傳四明文獻集亦復佚缺至明宋士

之四明雅集二十家戴鯨之續集六十家張時徹之四明風雅一百二十家於作者採綴稍廣而源流未備鄭嗣嘗撰甬上耆舊傳紀其鄉先哲行事頗詳文學因即其傳中之人搜錄遺詩論定編次而各以原傳系之始自周文種漢大黃公終於明季諸家凡四百三十人得詩三千餘首本四十卷甫授梓而文學卽世其子德邁因以前三十卷先刊行之每卷之首俱有小序畧依其才品名位高下爲次使各以類從而不盡以時代爲斷於支派

極爲詳晰中如宋袁燮之絜齋集袁甫之蒙齋集亡佚已久今始得於永樂大典中裒集成編文學等固宜目所未睹至樓鑰攻媿全集尚有遺本流傳而僅據其選集鈔存亦爲搜羅未至然其體例精審於部居州次之中寓論世知人之義徵文考獻條理秩然固非釣名悅俗瓦礫雜陳者所得而相比矣

檇李詩繫四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季友撰季友有學古堂詩集已著錄是編輯

嘉興一郡之詩自漢晉以迄

本朝凡縉紳韋布閨秀方外士著流寓有吟咏傳世者皆錄之而以仙鬼題咏謠諺附焉姓氏之下又各爲小傳畧敘梗概其山川古蹟土風物產亦間加附注以備考据初明景泰中嘉興朱翰嘗詮次洪永以來郡人之詩爲檇李英華一書所收不盡雅馴崇禎末秀水蔣之翹復續爲檇李詩乘其卷帙之富什倍英華而遺稿散佚遂無傳本季友此書踵二家之後而更加詳博殘章賸句蒐訪靡遺

捃摭之勤殊爲不苟其間若趙孟堅小傳沿山房隨筆之誤以爲卒於元時吳鎮没於至正間與扎木揚喇勒智迥不相及而謂楊發諸墳不及鎮墓此類皆爲疎於考核然其甄綜頗備一鄉文獻亦有藉以足徵焉

古文雅正十四卷 吏部尚書蔡新家藏本

國朝蔡世遠編世遠有二希堂集已著錄是集選錄自漢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案詩大雅小雅及

爾雅古註疏皆訓爲正然史記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司馬相如傳稱從車騎雍容嫺雅甚都顧野王玉篇亦曰雅儀也嫺雅也是自漢以來雅正已分兩訓世遠葢用此義也考總集之傳惟文選盛行於歷代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然潘勗九錫之文阮籍勸進之箋名教有乖而簡牘並列君子恒譏焉是雅而不正也至眞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其持論一準於理而藏弆之家但充插架固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啓而習

之豈非正而未雅歟夫樂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嘔呀吟唱以爲和禮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備不能袒裼跪拜以爲敬也文質相輔何以異兹世遠是集以理爲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爲羽翼而語傷浮艷者不錄劉勰所謂扶質立幹垂條結繁者殆庶幾焉數十年傳誦藝林不虛也或疑姚鉉刪文苑英華爲唐文粹駢體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譔論文體書張說宋公遺愛碑頌諸篇似乎稍濫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

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體强半論者不謂其格卑於古體也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矣兼收儷偶正世遠深明文章正變之故又何足爲是集累乎

鄱陽五家集十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史簡編簡字文令鄱陽人是編緝其鄉人之詩自宋末至明初凡五家一曰芳洲集三卷黎廷瑞撰廷瑞字祥仲宋咸淳辛未進士授迪功郎肇慶

府司法參軍二曰樂庵遺稿二卷吳存撰存字仲退延祐元年舉於鄉官至饒州路鄱陽縣主簿三曰松巢漫稿三卷徐瑞撰瑞字山玉號松巢宋末元初人嘗爲鄱邑書院山長集末附其從子弢詩三十六首曰仰山集四曰寓庵詩集二卷葉蘭撰蘭字楚庭號醉漁元太常寺禮儀院奉禮郎明太祖召之投水死末附葉德新先生僅存詩一卷德新名懋蘭之父也元時官嘉興路總管五曰春雨軒集四卷劉炳撰所錄以詩爲主間亦及詩餘及

賦考五家之中惟劉炳全集有傳本已著於錄其餘四家及所附錄二家則刊本殊稀頗賴此刻以存其詩大都諧雅可誦非誇飾風土濫盈卷帙者比也葉懋爲蘭之父而其詩附刻蘭詩後蓋用黃庭堅集附刻伐檀集例於義未允今移此卷於蘭詩之前焉

南宋雜事詩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厲鶚趙信等仝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嘉轍字欒城焯字尺鳧

曾字幼魯晳錢塘人芝光字蔚九昱字功千信字意林皆仁和人七人之中惟曾以薦舉官至戶部郎中鶚以康熙庚子舉於鄉餘皆終於諸生是書以其鄉為南宋故都故捃摭軼聞每人各為詩百首而以所引典故註於每首之下意主紀事不在修詞故警句頗多而牽綴填砌之處亦復不少然援据浩博所引書幾及千種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說部之菁華采詞家之腴潤一代故實巨細兼該頗為有資於考證葢不徒以文章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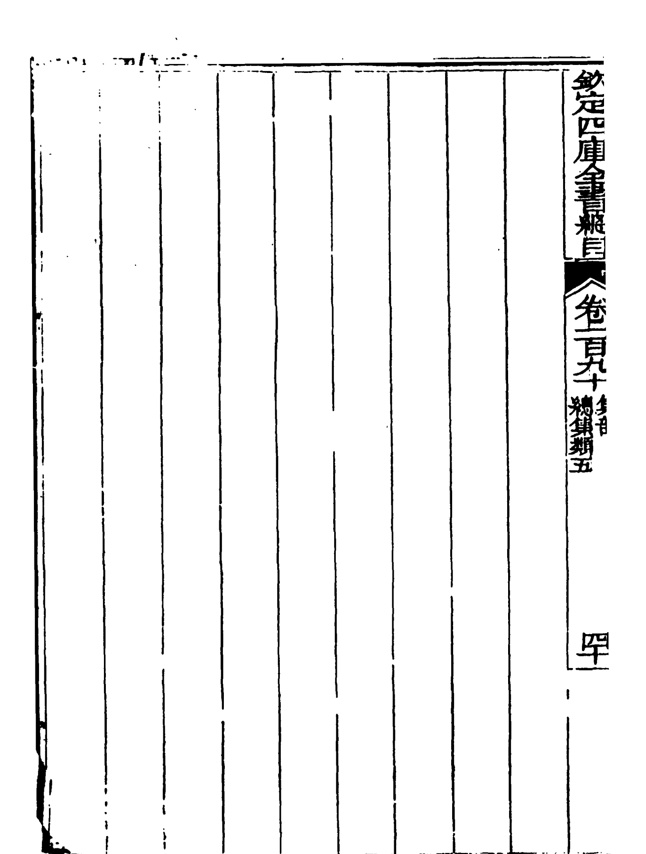
宋百家詩存二十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廷棟編廷棟有易準已著錄初吳之振輯宋詩鈔盛行於世然闕畧尚多且刊刻未竟往往有錄無書廷棟因搜采遺佚續爲是編所錄凡一百家皆有本集傳世者始於魏野東觀集終於僧斯植採芝集賀鑄本北宋末人而升以弁首置於魏野之前自云少時所最愛然選六朝詩者陶謝不先於潘陸選唐詩者李杜不先於沈宋以甲乙而移時代此廷棟之創例古所無也其中如穆修以

古文著傳察以忠節傳林亦之陳淵以道學顯於詩家皆非當行許樂張至龍施樞諸人載於江湖小集王士禎居易錄詆爲概無足取者亦皆錄其寸長不遺採擇雖別裁未必盡當然宋人遺集傒乾學傳是樓二十八家之本朱彝尊曝書亭五十家之本皆未刊刻輾轉傳鈔㴊陰多誤其餘專集行世者又各自爲帙未能滙合於一廷楝裒輯成編以補吳之振書之闕宋詩大畧已幾備於此二集矣

右總集類一百六十四部九千七百二十卷皆文淵

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一

集部四十四

總集類存目一

文選句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案摘句為圖始於張為其書以白居易等六人為主以楊乘等七十八人為客主分六派客亦各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四格排比聯貫事同譜牒故以圖名後人僧各摘名句亦曰句圖蓋非其本似孫此書亦沿

舊名所錄皆文選諸詩去取不甚可解如蘇武詩之馥馥我蘭芳馨香中夜發上下聯各割一句尤爲拗調其句下附錄之句葢仿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錄一兩首者則莫喻其體例矣

文選纂註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夢占類考已著錄是書雜采諸家詮釋文選之說故曰纂註然所引多不著所出夫詮釋義理可以融會群言至於考證舊文豈可不言依據言各有當不得以朱子集傳集註藉

卩也其論神女賦王字訛玉玉字訛王益採姚寛西溪叢語之說極爲精審其註無名氏古詩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分爲兩篇十九首遂成二十不知陸機擬作文義可尋未免太自用矣

選詩約註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是編取昭明文選所錄諸詩重爲編次以時代先後爲序其訓釋文義較舊註稍爲簡約亦無攷證發明

文選章句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明陳與郊編與郊有檀弓集註已著錄此書以坊刻文選顛倒棼亂每以李善所注竄入五臣注中因重為釐正汰其重複斥五臣而獨存善註凡善所錄舊注如楚辭之王逸兩都賦之薛綜詠懷詩之顏延之沈約皆仍存之亦時時正其舛誤較閔齊華張鳳翼諸本差為勝之然夥竄古人增附已說究不出明人積習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

文選尤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鄒思明編思明字見吾歸安人始末未詳前有

韓敬序其私印已稱庚戌會狀兩元則萬歷後人也其書取文選舊本臆爲刪削以三色板印之凡例謂總評分脈則用朱細評探意則用綠釋音義解文詞則用墨云

文選瀹注三十卷（內府藏本）

明閔齊華編齊華烏程人崇禎中以歲貢任沙河縣知縣是書以六臣注本刪削舊文分繫於各段之下復采孫鑛評語列於上格葢以批點制藝之法施之於古人著作也

昭明文選越裁十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洪若皐編若皐有南沙文集已著錄是編取昭明文選重爲删定復捃拾諸家之註畧爲詮解其圈點評語則全如時文之式其謂之越裁者自序謂時避居越城志地亦志僭也案昭明舊本唐人奉爲箸龜以杜甫詩才夌跨百代猶有熟精文選理之句餘子可以知矣若皐横加翦薙可謂不自揣量卽以開卷一篇而論班固兩都賦文本相承乃删去東都一篇遂使語無歸宿全乖本意是於

作賦之故且茫然未考矣

選詩定論十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吳淇撰淇字伯其號冉渠睢陽人其書以文選所錄諸詩歌自漢高帝以下以時代編次而荆軻易水歌十五字别爲一卷終焉前列六朝選詩緣起一卷皆雜引六經以釋之迂遠鮮當次統論古今詩及總論六朝一卷區分時世至謂陳隋無選詩宋金元皆無詩而明人古體學選律詩學唐亦七子之緒論其詮釋諸詩亦皆高而不切繁而鮮

要如解中山王孺子妾歌之類於考證尤疎也

文選音義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余蕭客撰蕭客有古經解鉤沉採掇舊詁最爲詳核已別著錄此書則罅漏叢生如出二手約舉其失凡有數端一曰引証亡書不具出典如李善進文選注表化龍引晉陽秋肅成引王沈魏書爽字引徐邈李順莊子音如斯之類開卷皆是舊籍存佚諸家著錄可考世無傳本之書蕭客何由得見此輾轉稗販而諱所自來也一曰本書尚存轉

引他籍如西都賦火齊引麗元英文昌雜錄南史
中天竺國說火齊云云何不竟引南史也逖民傳
論引宋俞成螢雪叢說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
遂稱嚴氏此說果宋末始有耶一曰嗜博貪多不
辨眞僞海賦陰火引王嘉拾遺記西海之西浮玉
山巨穴云云與木華所云陰火何涉盧諶覽古詩
和璧引杜光庭錄異記歲星之精墮於荆山云云
是晉人讀五代書矣飲馬長城窟行雙鯉魚引元
散堂詩話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云云此出

龍輔女紅餘志案錢希言戲瑕明言𨚗嬛記女紅餘志諸書皆桑懌依托則女紅餘志已屬僞本所引元散堂詩話更僞中之僞乃據爲實事不亦傎耶一曰摭拾舊文漫無考訂如閒居賦櫻字引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案此惠洪冷齋夜話之文鬼谷子實無此語蕭客既沒惠洪之名攘爲已有又不知宋人已屢有駁正吳都賦欃槍引李周翰注以爲鯨魚目精此因博物志鯨魚死彗星出之文而加以妄誕陸機贈從兄詩言樹背與襟引謝氏詩

源堂北曰背堂南曰襟亦杜撰虛詞不出典記歸去來詞西疇引何焯批本曰即農服先疇之意西先古通用棻西古音先非義同先也西疇正如詩之南畝偶舉一方言之耳如是穿鑿則本詞之東皐何以獨言東耶凡斯之類皆疏舛也一曰叠引瑣說繁複矛盾如三都賦序玉樹引顏師古漢書注謂左思不曉其義甘泉賦玉樹又引王楙野客叢書謂師古註甚謬劉琨重贈盧諶詩下注引蔡寬夫詩話曰秦漢以前平仄皆通魏晉間此體猶

存潘安詩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潘岳河陽詩下又注曰國語補音負荷之荷亦音何兩卷之中是非頓異數頁之後平仄迥殊將使讀者何從耶一曰見事即引不究本始如蜀都賦琥珀引曹昭格古要論不知昭據廣韻楓字注也飲馬長城窟行引吳兢樂府解題或云蔡邕不知兢據玉臺新詠也尙書序伏生引經典敘錄云名勝不知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也至於凡注花草必引王象晉羣芳譜益不足據

矣一曰旁引浮文苟盈卷帙首引何焯批本稱璧
史宋景文母夢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
文故小字選哥已爲枝蔓又沿用其例於顏延年
贈王太常詩玉水記方流句下注曰王定保唐摭
言白樂天及第省試玉水記方流詩此於音義居
何等也曰抄撮習見徒溷簡牘如賢良詔漢武帝
下注向曰漢書云諱徹景帝中子洛神賦曹子建
下注翰曰武帝第三子世有不知漢武帝曹子建
而讀文選者乎至於八言詩見東方朔本傳蕭統

序所云八字正用此事乃引吕延濟注以八字爲魏文帝樂府詩已爲紕繆又引何焯批本蔓引三言至五言獨遺八字挂漏者亦所不免惟魏都賦注廣蒼一條效曹子建題注孫嚴宋書一條並引隋書經籍志爲證洞簫賦注顔叔子一條引毛萇詩傳巷伯篇爲證曲水詩序三月三日一條引宋書禮志爲證東京賦注偷字協韻一條引沈重毛詩音義爲證糾何焯批本之誤爲有考正耳蓋蕭客究心經義詞章非所擅長强賦六合遲才易務

其見短也宜矣

馮氏校定玉臺新詠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馮舒所校其猶子武所刊也舒有詩紀匡謬已著錄徐陵玉臺新詠久無善本明人所刻多以意增竄全失其眞後趙宦光得宋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刊本翻雕世乃復見原書舒此本即據嘉定本爲主而以諸本叅核之較諸本爲善如序中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據神異經及西京雜記改爲百驍之類皆確有依據不爲竄亂然如蘇武詩

一首宋刻本無標題與文選同舒乃據俗本改爲留別妻徐幹室思詩六章有宋孝武帝擬作及藝文類聚所引可證乃據俗本改爲雜詩五首室思一首塘上行據李善文選註本有四說宋刻所題蓋據歌錄第二說乃據宋書不確之說改爲魏武移於文帝之前石崇王明君詞序其造新曲句有李善文選註劉履文選補遺可證乃據俗本改爲新造楊方合歡詩五首有藝文類聚及樂府詩集可證乃據詩紀改爲合歡詩二首雜詩三首梁簡

文帝率爾爲詠爲字本讀去聲乃誤讀平聲遂據俗本改爲成詠王筠和吳主簿詩青骹逐黃口句有西京賦可證乃臆改爲青鶻皆未免失考至於張衡同聲歌之恐慄若探湯句宋刻誤慄爲慓又思爲莞蒻席句宋刻誤莞爲菀蘇伯玉盤中詩有滄浪詩話可證宋刻誤連入傅元詩中漢成帝時童謡燕燕尾涎涎句有舊本漢書可證宋刻誤爲尾殿殿皆訛舛顯然而曲爲回護又往往失之拘泥今趙氏翻雕宋本流傳尙廣此刻雖勝俗刻終

不能及原本故僅附存其目焉

玉臺新咏箋註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吳兆宜撰兆宜有庾開府集註已著錄是書引證頗博然繁而無當又多以後代之書註前代之事尤爲未允惟每卷以明人濫增之作退之卷末註曰以下宋本所無較諸本爲善

二馮評點才調集十卷內府藏本

國朝馮舒馮班所評點其猶子武合刊之班有鈍吟雜錄已著錄此書去取大旨具見武所作凡例中

凡所持論具有淵源非明代公安竟陵諸家所可比擬故趙執信祖述其說然韋穀之選是集其途頗寬原不專主晚唐故上至李白王維以至元白長慶之體無不具錄二馮乃以

國初風氣矯太倉歷城之習競尚宋詩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崑體黃陳溫李斷斷爲門戶之爭不知學江西者其弊易流於粗獷學崑體者其弊亦易流於纖穠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王士禛謂趙執信崇信是書鑄金呼佛殊不

可解杭世駿榕城詩話亦曰戚進士敦言德清人每爲二馮左袒予敳其才調集𨼆本後曰固哉馮叟之言詩也承轉開合提唱不已乃村夫子長技緣情綺靡寧或在斯古人容有細心通才必不當爲此迂論右西崑而黜西江夫西崑盛於晚唐晚唐無西崑之名此語失考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晉宋之不爲齊梁禁齊梁之不爲開元大歴此必不得之數風會流轉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爲一朝之詩有是理乎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

也云云其論頗當惟謂承轉開合乃村夫子長技

則又主持太過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巧在規矩之外而亦不能出乎規矩之

中故詩必從承轉開合入而後不爲泛駕之馬久

而神明變化無復承轉開合之迹而承轉開合自

行乎其間譬如毛嬙西子明眸纖步百態橫生要

其四體五官之位置不能與人有異也豈有眉生

目下足著臂旁者哉王士禎蠡勺亭觀海詩曰春

淚護魚龍驚濤與漢通石華秋散雪海扇夜乘風

竟不知士禎斯遊爲在春在秋在晝在夜豈非但標神韻不講承轉開合之故哉世駿斯言徒欲張新城之門戶而不知又流於一偏也

諸儒性理文錦八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兵部尚書常挺編不著時代考萬姓統譜常挺字方叔連江人宋嘉祐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似乎即此常挺惟吏部字不同疑二書當有一悞或編此書時適官兵部耶其書全錄宋儒性理之文間亦上及韓愈柳宗元等分六十四

類文以類附蕊專為科舉之用前有吳登甲翁以孫序據序所言蕊登甲又有所補輯非原本矣

桃花源集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姚孳編孳四明人元祐辛未補武陵令因道士龔元正所輯古石刻文及諸家題錄輯為是編前有自序稱沅水去牂牁西流貫武陵東會洞庭而桃源枕其涯異人逸士多寓焉故錄嘉祐以前諸公詩文綴為一卷云

詩準三卷附錄一卷詩翼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何無適倪希程同撰其書雜撮古謠歌詞一卷又附錄一卷復掇漢魏晉宋詩二卷而以齊江淹一首終焉命曰詩準雜撮唐杜甫李白陳子昂韋應物韓愈柳宗元權德輿劉禹錫孟郊宋蘇軾黃庭堅歐陽修王安石陳師道陳與義秦觀張耒郭祥正張孝祥詩爲四卷而以陸游一首終焉命曰詩翼蓋影附朱子古詩分爲三等別爲一編之說而剽竊眞德秀文章正宗緒論以爲之龐雜無章是非參差又出陳仁子文選補遺下疑爲

明人所僞託觀其岣嶁山碑全用楊愼釋文而大戴禮几銘並用鍾惺詩歸之悞本其作僞之迹顯然也

發蒙宏綱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羅黃裳編黃裳池州人咸淳中曾爲番禺守明內閣書目曰發蒙宏綱宋咸淳間羅黃裳撰五言詩十二篇又擇古文凡有關於蒙養者三十篇以訓蒙今考所錄皆鄉塾習誦之文無所鑒別亦無所發明殊無一長之可取不知何以流傳於後也

宋四家詩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一爲施樞芸隱橫舟稿，一爲徐集孫竹所吟稿，一爲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詩選，一爲敖陶孫臞翁詩集。不解何以取此四家，配爲一集之意。殆偶得宋名賢小集之殘本，裝爲一册耳。

宋名臣獻壽集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載皆南宋祝壽之文，編次既無義例，稱名亦無體式。蓋其時書肆所爲也。

羣公四六續集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凡自甲至癸十卷皆南宋人通候之啓其正集今未之見此其續集也所錄無非應酬泛語無足採錄如方岳翼葛謙白等賀蔡太師諸啟尤穢簡牘也

大全賦會五十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南宋程試之文也案宋禮部科舉條例凡賦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韻八字一平一仄相間即依次用若官韻八字平仄不相間即不依次用其湛式不考之目有詩賦重疊

用事賦四句以前不見題賦押官韻無來處賦得一句末與第二句末用平聲不協韻賦側韻第三句末用平聲賦初入韻用隔句對第二句無韻拘忌宏多頗爲煩碎又淳熙重修文書式凡廟諱御名本字外同音之字應避者凡三百一十七又有舊諱濮王秀王諸諱應避者二十一是下筆之時先有三四百字禁不得用則其所作苟合格式而已其浮泛膚淺千手一律固亦不足怪矣

畝割錦繡一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清曠趙先生編不著其名所錄皆南宋人啟劄而不題作者姓名蓋當時盛行此體書賈採輯刊板備撏撦之用不足以言文章也

宋遺民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此卷皆宋遺民詩詞雜文未知誰所編錄宋之故老入元後多懷故國之思作詩者衆矣此本所錄僅謝翺方鳳納新原本作迺賢今改正李吟山王學文梁棟林德暘王炎午黃溍吳師道十八之作已多挂漏又溍及師道皆元臣而納新爲郭囉洛原作葛邏祿今改正

氏爲元色目人與宋尤遜不相涉概曰遺民殊不可解殆書肆賈豎僞託之以售欺也

唐詩鼓吹箋註十卷通行本

金元好問編

國朝錢朝鼒王俊臣註王清臣陸貽典箋朝鼒字次鼎俊臣字子顧清臣字子清貽典字敕先並常熟人唐詩鼓吹舊有郝天挺註明萬歷己卯新會廖文炳重爲補正增以詮釋名曰唐詩鼓吹註解大全朝鼒等又以廖所註解爲未善復删改以成是

編其實三家所註相去無幾廖固不足服郝四人亦未能服廖也惟其僅改廖解未改郝註又以廖註與郝註別列朝鮮等補註與廖註又別列其三句異同郝註稱某一作某朝鮮等所加則變文曰一本作某尙可以尋舊本之迹較明人臆改古書淆亂不可復辨者差爲勝之耳

濂洛風雅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金履祥編履祥有尙書表注已著錄是編乃至元丙申履祥館於韓艮瑞家齊芳書舍所刻原本

選錄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之詩而冠濂洛詩派圖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初不分類例𥳑瑞以爲濂洛諸人之詩固皆風雅之遺第風雅有正變大小之殊頌亦有周魯之異於是分詩銘箴誡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其楚辭歌騷樂府韻語爲風雅之變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絶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云云具見𥳑瑞所作序中葢選錄者履祥排比條次者則𥳑瑞也昔朱子欲分古詩爲兩編而不果朱子於詩學頗邃

殆深知文質之正變裁取爲難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別爲談理之詩然當時助成其稿者爲劉克莊德秀特因而刪潤之故所黜者或稍過而所錄者尚未離乎詩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門即分爲二科儒林道學文苑宋史且別爲三傳言豈一端各有當也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爲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爲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中州啟劄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吳宏道撰宏道字仁卿金臺蒲陰人江西省檢校掾史是書作於大德辛丑前有許善勝序稱吳君裒中州諸老往復書尺類爲一編凡若干卷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率於政教彝倫有關風流篤厚典型具存今考其所載有趙秉文元好問張斯立杜仁傑諸人劄子大抵皆一時名流永樂大典載宋元啟劄最夥其猥濫亦最甚惟此一編猶稍稍近雅以文多習見故亦僅存其目焉

唐詩說二十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釋圓至撰圓至有牧潛集已著錄此書蓋取宋周弼所選三體唐詩為之註釋前有大德九年方回序其書詮解文句頗為弇陋坊本或題曰磧沙唐詩考都穆南濠詩話曰長洲陳湖磧沙寺有僧魁天紀者居之與高安僧圓至友善至嘗註周伯弜所選唐三體詩魁劃其貲刻置寺中方萬里特為作序由是三體詩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磧沙唐詩是也則其來已久矣

元朝野詩集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一名元風雅不著編輯者名氏所錄大抵仁宗以後順帝以前之詩首貫酸齋終熊澗谷不分時代亦不分體製次序殊爲雜亂案當時別有元風雅二十四卷乃傅習孫存吾所輯視此較爲完備是編殘缺舛錯幾不可讀疑爲未全之帙顧嗣立元詩選序例載有蔣易元風雅一書或即其殘本歟

武彝山詩集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總錄一篇述山之得名及歷

代興建封號之事後雜錄遊人題詠之什唐惟李商隱一首餘皆宋元作也前有後至元三年舊序云萬年宮提舉張一村撝示似卽一村所纂輯其人無可考矣

庚辛唱和詩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繆思恭等撰乃至正庚子辛丑間思恭等分韻唱和之詩庚子爲張士信亂後辛丑則游昊德寺作也先後共詩二十八首重見者二人共二十六人明郁嘉慶因考其爵里爲考世編附於後其名

公手翰二十二條則嘉慶以意附編非原書所有後朱彝尊亦嘗編訂是書於每詩之前人各爲傳所述與考世編相出入其跋云舊本姓名之下概無爵里事蹟特一一考而補之葢未見嘉慶本也中有王綸字目言檇李人爲嘉興教授見劉基集及邵復孺懷友詩註而嘉慶與彝尊皆未之及信乎考證之難矣又鮑恂字仲孚彝尊作字仲子以其名推之葢彝尊筆悞云

靜安八咏詩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釋壽寧編壽寧字無爲號一庵上海人居於邑西之靜安寺寺建於吳赤烏中最稱古剎名蹟有七曰赤烏碑曰陳檜曰鰕子潭曰講經臺曰滬瀆壘曰湧泉曰蘆子渡壽寧文手植檜竹桐柏積十年而參天自號曰綠雲洞以續古蹟爲八因作靜安八咏幷彙諸家之作請序於會稽楊維楨維楨復各爲之評點卷首有吳興錢鼒所作事蹟述一篇後嘉靖中邑人伊府紀善張抑及其兄參議紘重校刊之末載紘八咏詩蓋即其時所附入也

殘本諸儒奥論策學統宗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譚金孫編金孫字叔金號存理自稱古雲人不知古雲爲何地也是編雜選宋人議論之文分類編輯以備程試之用凡後集八卷續集七卷別集五卷而闕其前集葢不完之本原本又以陳繹曾文筌石桓詩小譜冠於卷首而總題曰新刊諸儒奥論策學統宗增入文筌詩譜文理冗贅殆麻沙庸陋書賈所爲今析文筌詩譜別入詩文評類而此書亦復其本名庶不相淆焉

贈言小集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姻婭之作末有舊跋稱元季詩文之盛惟玉山唱酬諸家最稱風雅贈言之集昔寓金陵邵氏見其藏本爲帙頗多甲申兵燹之後遂不復覩適從孫青選留心蒐秘畧備數種惜僅十之二三云云考其詞意殆指爲顧瑛玉山草堂雅集所佚考玉山草堂雅集傳本甚多不應云竟不復覩且此集所收詩二十九首詞一首皆不見玉山草堂雅集中不應與瑛贈答之什瑛自佚

脱轉待後人收之又瑛但以詩名其書僅朱珪名蹟錄中載其自書墓誌李君實六研齋筆記稱其行楷楚楚在有洛神畫贊風軌畫則從無片楮而諸家收藏跋尾亦無一字及之此集忽競題其畫已不相符且瑛本崑山人而秦約序中稱雲間顧子皆不可解考畫史會要顧祿字謹中松江人官太常典簿善雜畫亦能鉤勒竹石其人在元末明初與顧瑛同時殆當時贈祿之作後人以瑛與同姓而名爲較重故移掇於瑛復以僞跋實之耶其

序三首皆題畫之作非序此集而亦移掇以冠卷其偽益見矣

風林類選小詩一卷 兩江總督高晉採進本

明朱升編升有周易旁注已著錄是編皆錄五言絶句始於漢魏終於晚唐分三十八體曰直致曰情義曰工緻曰清新曰高逸曰富麗曰豔冶曰凄凉曰哀暮曰曠達曰豪放曰俊逸曰清潤曰沉著曰邊塞曰宫怨曰閨情曰客況曰離別曰悲愁曰異鄉曰感舊曰悟想曰寄贈曰嘅嘆曰消遣曰諷

諫曰頌善曰戲嘲曰懷古曰景物曰風土曰時事曰樂府曰風人曰問答曰摘句而附錄閨閣仙鬼詩於末實三十九門分類頗爲瑣屑有似於瀛奎律髓蓋宋末元初方回稱詩於新安升其鄉人故尙沿其故法其序中文之精者爲詩語亦本回瀛奎律髓序可以證也所列諸詩如宮麗類中崑崙子乃王維五言律詩前半首邊塞類中蓋嘉運伊州歌乃沈佺期五言律詩前半首戎湟亦王維五言律詩前半首客況類之長命女乃岑參五言律

詩中四句蓋當時采以入樂取聲律而不論文義故郭茂倩樂府詩集各載於本調之下今因而錄之殊失考證淒凉類中蕪城曲韋縠才調集刪前四句實無端緒升因之取爲絕句亦殊未協至樂府類中以白頭吟前三解分爲三首悲愁類中以李商隱夜飲詩割中二聯爲絕句則自我作古更無稽矣又直致類中夜雨滴空階詩題曰何遜案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句見遜本集此詩詞氣不類莫詳所據清新類中江行六首題曰錢起案

江行一百首乃起孫錢珝之作因附刻起集之後遂以孫易祖王維山中書事二首乃蘇軾所戲擬本集不載乃竟以為維詩近人補入維集實由此誤至風人類中相思一首實王維詩見於本集而乃別題曰蹕陶疎舛尤甚他如序稱女流靈異之作亦附見焉集中崔鶯鶯二詩附於卷末蓋即其例而武曌之將遊上苑張文姬之溪上雲姚玉京之咏燕南海女子之送兄侯夫人之自感元宋宮人之題梧葉宣宗宮人之題紅葉劉采春之囉嗊

曲卓文君之白頭吟龍安佳人之阿最歌皆屬女流乃散見各類亦未免自亂其例均未足以言善本也

尺牘筌蹄三卷 永樂大典本

明陳桱編桱有通鑑續編已著錄是書選錄宋代書簡其標目有曰要套曰書式曰具位曰具禮曰官稱又曰合用故事可於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書言故事內隨意擇用則村塾俗書未必眞出於桱也

麟溪集二十二卷別篇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鄭太和編太和字順卿浦江人世所稱爲義門鄭氏者也是集成於元至正十年𡨋輯宋以來諸家題贈詩賦及碑誌序記題跋之類爲表揚義門而作者共爲一編前十卷以十干紀卷後十二卷以十二支紀卷末爲別篇二卷則續入者也前有潘庭堅程益二序又有王禕後序其曰麟溪集者鄭氏所居在婺州東二十八里地名麟溪故也

餘姚海隄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葉翼編翼寧波人其祖恒字敬常元天歷間爲
餘姚判官築堤捍海民賴其利至正末詔封仁功
侯立廟祀之其子晉爲南臺掾嘗輯當時名人序
記詩文爲一集未及刊而燬於火宣德中翼復裒
綴散佚以成是編

殘本光嶽英華十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許中麗編中麗爵里未詳朱彝尊明詩綜稱明
初操選政者有許中麗云云則洪武中人也此書
傳本殘缺僅存七言律體一門唐後即接以元明

不錄宋金然則李攀龍撰詩刪並廢宋元其來亦有漸矣

五倫詩五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沈易編易字翼之華亭人是編前有洪武己未錢惟善序稱易游學北方南還鄉里爲童子師得束修以奉二親其敎之也一以躬行爲主嘗編五倫詩集俾知人之所以爲人在乎此五者云云則此集本爲課蒙而作故所錄皆淺近通俗之作據其原目共內集五卷外集七卷內集五倫分五卷

外集則以睦族併言（案易自註併言者一詩併及五倫者也其立名殊鄙謹附訂於此）務本侚志比喻警省詩餘分七卷此本但有內集蓋不完之本卷末有跋稱鈔自朱彝尊家原闕後七卷則其佚久矣

姑蘇雜詠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希孟周希夔同編上卷為高啓原唱下卷為其祖南老續作啓詩凡古今體一百三十六首南老復因其題各賦五言六韻末又增疊韻吳宮詞一首補遺四首續附詞二首按啓所作已具見本

集中南老追其後塵未能聯步合而刋之殆有蒹葭玉樹之目南老字正道自號拙逸子亦明初人也

金蘭集三卷附錄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徐達左編達左所編顏子已著錄案是書已為高陽所竄亂改名顏子鼎編然鼎編非達左之舊名故仍稱以顏子達左當未仕以前家蘇州之光福里於所居䇲耕漁軒一時名流往還多為題詠此集乃其所輯同時酬贈之作又附錄一卷則達左兄子濟出守福建邵武及歸田後與

友朋相唱和之詩其十一世孫翻為之校梓以行前附載正統九年徐珵所作耕漁子傳珵即有貞初名也

文章類選四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凝真子序并慶府圖章以史攷之慶王㮵也為太祖第十六子好學有文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寧夏三十年始建邸是書刊於三十一年則在建邸後矣序稱暇日會諸儒將昔人所集文選文粹文鑑翰墨全

書事文類聚諸書所載之文類而選之分五十八體然標目冗碎義例舛陋不可枚舉如同一奏議也而分之爲論諫爲封事爲疏爲奏爲彈事爲劄詩不入選而曲操樂章仍分二類又如序事類載左傳隱桓本末鄭莊公叔段本末及子產從政凡三篇而戰國策范雎見秦王反列於前顛倒失次其甄綜之無識又概可知矣

虎邱詩集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賓編賓有光庵集已著錄是編專錄虎邱題

詠自樓錀至顧阿瑛得詩一百八十八首然止及宋元兩朝不免多所遺漏末有朱彝尊跋云此編爲項氏萬卷樓藏書中有邢經詩云虎邱山前新築城虎邱寺裏有人行虎邱築城當屬淮張時事吳人鮮有知者末云竹垞老人識時年七十有三觀其筆蹟乃從原本影抄者非即項氏萬卷樓所藏也

燕山八景圖詩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永樂十二年左春坊左中允吉水鄒緝等倡和

之作也燕山八景始見於金明昌遺事永樂大典載洪武北平圖經亦具列其目然如瓊島春雲作瓊島春陰太液晴波作太液秋風薊門烟樹作薊門飛雨金臺夕照作道陵夕照皆與此編所載名目不符元陳孚剛中蘐有神京八景詩所列八題惟金臺夕照與此編同餘並與北平圖經相合疑圖經所載本元時舊名而此編則明初諸人所改至今沿之其道陵二字近畿無此地名或永樂大典繕錄之誤也此本凡詩百二十首皆緝首倡而

翰林學士胡廣國子祭酒胡儼右庶子楊榮右諭德金幼孜侍講曾棨林環修撰梁潛王洪王英王直中書舍人王紱許翰等十二人和之廣獨再和焉前有廣序後有楊榮跋稱爲八景圖並集諸作冩各圖之後裱爲一卷藏之篋笥則此集乃後人從圖卷中錄出者也

文章辨體五十卷外集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吳訥編訥有祥刑要覽已著錄是編採輯前代至明初詩文分體編錄各爲之說內集凡四十九

體大旨以眞德秀文章正宗爲藍本外集凡五體則皆駢偶之詞也程敏政作明文衡特錄其敘錄諸體蓋意取重之陸深谿山餘話亦稱文章辨體一書號爲精博自眞文忠文章正宗以後未有能過之者今觀所論大抵剽掇舊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體亦未能甚辨如內集純爲古體矣然如陸機文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已純爲駢體但不隔句對耳至駱賓王討武曌檄純爲四六而列之內集又孔稚圭北山移文亦附之古賦是皆何說

也古樂府備列吳聲歌曲西曲歌江南曲諸體淫詞豔語並登簡牘而獨斥律詩爲變體非耳食歟外集收及詞曲已爲泛濫而以王維渭城曲劉禹錫竹枝詞白居易楊柳枝詞綴於簡末謂之附錄夫渭城曲本題爲送元二使安西當時伶人採以入樂耳遠別之於絕句之外已爲憒憒且唐歌曲乃宋元詞曲之先聲反附錄於宋元人後直本末倒置矣其餘去取亦漫無別裁不過取盈卷帙耳不足何也

橋門聽雨詩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金庠編庠蘇州人永樂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乃永樂七年會試得陳燧等九十五人時值巡幸北京諸貢士寓居太學俟廷對雨中取杜甫好雨知時節及落日放船好二律人各一韻賦詩見志庠因彙而成帙凡九十五人中除前科已經冠帶及肄四裔書者不與餘八十人又以憂去者二人詩凡七十八首内缺史安鄧昌二首盖編錄之時已偶佚其稿也

鼓吹續編九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紹朱積同編紹字善繼積字善慶江陰人二人兄弟也是編成於永樂二十二年葢續唐詩鼓吹而作故所錄仍皆七言律詩凡宋詩一卷元詩二卷鉅手名篇率不一選而明人之詩乃多至六卷其去取乖方可以想見明初風氣猶渟而已有後來坊刻社稿之習殆不可解

上林詩選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懷悅編悅字用和嘉興人永樂中以納粟官通

判是集所載皆一時友朋之作近體最多持擇亦未精審

興觀集二卷附山村遺詩雜著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瞿暹編暹舊藏仇遠手書七言律詩三十八首有元末明初諸人題跋其邑人翰林修撰王希範常以興觀二字題卷端故暹名之曰興觀集宣德三年暹又乞其伯父長史佑書所為七律五十首於卷後故魏驥序曰興觀集者錢塘瞿暹集其鄉人先達仇山村瞿存齋二先生所著七言近體八

十八首世或專稱仇遠興觀集誤也後綴山村逸詩一卷凡詩五十四首雜著二首不知何人所附今山村遺稿已有新本而遠金淵集復從永樂大典中裒集成帙刊刻以行此不完之本不足爲重故僅存其目焉

柳貫同聲集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杜桓編桓字宗表徽州人是編刻於宣德己酉以柳貫黃溍皆其鄉人因採貫延祐庚申以國子監助教分教上都詩三十二首至治癸亥考試進

士於上都時詩九首潛至順辛未以翰林應奉扈從上都詩十二首合為一集其時潛集未刻故所藏虞集諸人題跋較貫詩獨詳云

存存稿十卷續稿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存存稿明周泰編續稿周宷編皆其先世遺集也存存稿凡石初集五卷周震霆撰達止集三卷震霆子莊撰提舉集一卷莊長子靜撰蹄涔集一卷莊次子肅撰泰合編之為十卷泰即肅之孫也其書成於正統丙寅至萬歷十九年其裔孫宷又益

以周永錫愚道存稿一卷周正方佩韋存稿一卷名曰續編合訂成帙按震霆石初集有單行之本已別著錄其餘五集特子孫自珍其手澤為一家之書耳實皆非震霆比也其曰存存稿者衆序稱或取緜緜之義或取存其所存是其命名其子孫已不得詳之矣

雙桂集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墺編墺無錫人是集錄其祖環父允之詩環字伯樞元兵部侍郎憲之子洪武間常以茂才薦

攉上元縣主簿終臨桂縣丞所著有臨桂集允字邦孝所著有水南集奐合為一集刊之統名曰雙桂朱彝尊明詩綜蒐羅至三千四百餘家而璟父子之詩不載一字然其詩皆未成家疑彝尊刪之未必不見也

詩學權輿二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溥編案明有兩黃溥其一鄞縣人有簡籍遺聞已著錄此黃溥字澄濟自號石崖居士弋陽人正統戊戌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是書兼收衆體

各爲詮釋定爲名格名義韻譜句法格調諸目復雜引諸說以證之然采摭雖廣考證多疎如卷首董少平歌不知嗚乎爲韻古多此格乃悞以爲七言一句之歌甚至以楚辭與騷分爲二體可謂不知而作矣

二麓正議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湯光烈及其子頀所著也光烈號西麓新建人官海豐縣教諭頀號小麓嘗受業於張元禎元禎攜之入都欲薦於朝會元禎卒不果光烈於正統

時嘗上禦戎勸王擇官養民開科取士四疏蘐嘗作野史辨誣以糾李賢天順日錄之外其郡人艾璞合刊之名二蘐正議而以詩歌雜著及同時贈答之作各附載於後前有宏治戊午張元禎序蓋刋於蘐未北上之日也光烈所作凡一卷以禦戎疏爲冠其第一條欲於沿路多掘陷穽架以二木中置長錐覆以草土待敵自入坑其一騎則十騎錯愕坑其十騎則百騎驚疑坑其百騎則萬騎猶豫自不敢長驅殆毫不曉事之腐儒蘐所作凡二

卷其辨李賢誣景帝而諛英宗是固不免至於以奪門之功比之湯武征誅又力爲石亨辨寃事事爲之回護以爲社稷純臣功高受戮乃韓信岳飛之匹則殊乖公論考張元禎之學出於吳與弼而護之學出於元禎或因亨嘗薦與弼以門戶之故感而修報歟

齊山詩集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釋祖浩與其徒道璣同編二人並齊山寺僧案齊山在池州貴池縣有十餘峯以其正相齊等故

曰齊山或云唐刺史齊映有善政嘗好遊之因而得名宋李壁曰唐書載映爲江西觀察使不言其作池州池州郡牧題名有齊照當是以此得名也自唐杜牧齊山登高有詩後之遊者多繼作此集彙採成帙并雜著記序附焉書成於宏治甲寅

雍音四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纘宗撰纘宗有安慶府志已著錄是編專輯秦中之詩始於秦伯文武周公成王宣王諸逸篇下迄於元凡百五十八人分體排纂以合於雅音者

爲內編二卷未盡雅馴者爲外編二卷然李陵蘇武諸詩槩列之外編中其進退殊不甚可解也

石鐘山志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恕撰案是時有二王恕一爲三原人明史有傳一即此王恕字尙忠湖口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廣東布政司叅議湖口有上下石鐘山即蘇軾作記者恕以其爲邑名勝因輯古今題咏賦傳記跋等文都爲一編雖以志爲名實總集也

江南春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周等追和元倪瓚作也時吳中有得瓚手稿者因共屬和成帙首有作者姓氏自周以下共五十人嘉靖十八年袁袠序而刻之後有袁袠跋二人亦皆有和作又有張鳳翼湯科陳瀚三人之作卷首不載姓氏疑刻成後所續入也瓚原倡題三首而其後和者皆作二首祝允明跋云按其音調是兩章而題作三首豈誤書耶袁袠則云細觀墨蹟本書二首後人以詞一闋謬增為三也今考雲林詩集惟春風顛一首載入七言古體題作江南

曲而無汀州夜雨一首則後一首是七言詩而前一首是詞耳然文徵明甫田集云追和倪元鎮江南春亦誠入詩內則當時實皆以詩和之蓋唐人樂府被諸管絃者往往收入詩集自古而然固非周之創例矣

新安文粹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金德玹撰蘇大重訂正之其第十五卷則蘇大自載其詩文也德玹字仁本大字景元皆休寧人此書成於景泰天順間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成於

宏治初文獻志載此書之目於事畧此書補遺之內亦出敏政名則二書同時所作畧有先後耳中間所錄之文不及文獻志之博而頗有文獻志所不載者二書固互相表裏也

聯句錄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東陽編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此其官翰林時與同年進士及同遊士大夫聯句之作東陽自為序而丹徒知縣江夏王溥刊行之侍讀學士莆田吳希賢復輯題名一通冠於前凡六十有九人

詩不盡工又焦芳李士實之流亦厠其間交遊未免稍濫然其時館閣儒臣過從唱和以文章交相切劘說者謂明之風會以成宏為極盛即此亦可以想見也

雅音會編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康麟編麟字文瑞廣東順德人天順中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是書以平聲三十韻為綱以諸詩按韻分隸葢因宋人十二先生詩宗之體稍變通之所列始音正音遺響亦沿楊士宏唐音之例無所

發明

詠史集解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敏政編林喬松註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喬松晉江人始末未詳其註此書則官景寧縣知縣時也其書取古人詠史之作依代編次自三代迄宋末止七言絕句一體採輯頗備然亦有本非詠史而因類編入者又有改竄原題者體例頗爲冗雜喬松之注亦多就事鋪敘依文訓義不足以資考證也

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附錄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程敏政編凡唐元筠軒集詩八卷文五卷唐桂芳白雲集詩五卷文二卷唐文鳳梧岡集詩四卷文四卷前列諸集原序後附以傳記銘誌之文稿成而燬於火正德戊寅唐氏裔孫澤灝得其副於程師魯因重為補輯徽州知府張文林刊之今三集已別著錄存其總目於此以不沒搜輯之功焉

明珠玉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謨編謨字秉忠江陰人是編成於成化甲午

選明一代之詩自劉基以下凡數百家而所錄祇七言律詩一體蓋用唐詩鼓吹例也然猥雜殊甚不及元好問書多矣

海釣遺風集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蕭鳴鳳編鳴鳳字子雝浙江山陰人正德九年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副使事迹具明史本傳鳴鳳父顯字文明號海釣永樂甲申進士官至給事中其卒也李東陽等各爲詩以哀之題曰海釣遺風鳴鳳因取顯遺詩及東陽等所作序傳併爲此集

而仍其舊名體例猥雜編次殊為無法

春秋詞命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王鏊撰王徹註鏊有史餘已著錄徹自署松江人始末未詳是書雜采左氏所載應對之詞釋以通俗之語似非鏊之所作疑為書肆所託名然厨艾乃載鏊集中朱彝尊經義考亦著錄則事之不可解者也所錄雖源出春秋而於經義無關於傳義亦不相涉今以其輯錄舊文為童蒙誦讀之用姑附之總集類中